

越南民間信仰——白馬大王神話

中研院近史所 許文堂

2002 年美國康乃爾 (Cornell) 大學出版了一本介紹 18 世紀越南北部宗教與社會生活的書籍 *Opusculum de Sectis apud Sinenses et Tunkinenses: A Small Treatise on the Sects among the Chinese and Tonkinese*。原書出自意大利神父 Adriano di St. Thecla (1667~1765)，主要以拉丁文記述在越南生活近 30 年間 (1738~1765) 的見聞，由 Olga Dror 翻譯為英文，並加以註解。書中記載 18 世紀北圻的宗教風俗習慣，包括越南神話和歷史的人物的祭祀。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白馬廟供奉中國漢朝伏波將軍馬援的信仰問題，華人信奉馬援容易理解，但這位鎮壓二徵兩姊妹起義的漢代將軍，象徵中國侵略和統治的代表人物却在越南各地得到民眾的供奉。不但在河內可看到馬援廟，在其他的如諒山、古螺，甚至遠至清化亦可找到馬援廟，而且在北寧的二徵夫人廟內也同時供奉馬援。

事實上，白馬大王和馬援並非同一神 (人)，何以歷經年代之後被混為一談，由分祀而合祀終又停祀，其中有複雜的文化因素。本文利用中、越古籍史料，以釐清此一越南民間信仰的變遷。

關鍵詞：越南、民間信仰、白馬大王、馬援、二徵女王 (徵側、徵貳)

- 一、前言
- 二、馬援南擊交趾史實與神格化
- 三、白馬大王神話的起源與發展
- 四、越南民間信仰的亭中諸神
- 五、結語

一. 前言

美國學者 Olga Dror 在翻譯義大利神父 Adriano di St. Thecla (1667~1765) 18 世紀的作品 "*Opusculum de sectis apud Sinenses et Tunkinenses*" 一書中有關於馬援一節時，認為該書作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論點，亦即將馬援與白馬王 (Vua Bạch Mã) 視為同一神祇。¹ Adriano di St. Thecla 神父認為，白馬大王為河內城的守護神，其傳說出自 14 世紀李濟川 (Lý Tế Xuyên) 的《粵甸幽靈集》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² 名曰「龍肚 (度)」

¹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Opusculum de sectis apud Sinenses et Tunkinenses = A small treatise on the sects among the Chinese and Tonkinese: a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pp. 42-43.

² 本書歷經輯校又名《越甸幽靈》 (*Việt Điện U Linh*)、《越甸幽靈集錄》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 Lục*)、《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 (*Tân Định Hiệu Bình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越甸幽靈附本國古跡錄》 (*Việt Điện U Linh Phụ Bản Quốc Cổ Tích Lục*)，是目前流傳最早的越南民間故事集，神話傳說之名著，由祠廟所供奉的歷史人物，如土王、二徵等，以及傳說人物，如后土夫人、傘圓山神等傳說的匯編。最早於陳憲宗開祐元年己巳 (1329) 年為「守大藏書文正掌中品奉御安暹路轉運使」李濟川所編輯，以後歷經多次修訂。據考原為二十八篇，後由阮文質 (1448 年進士) 補其續集四篇，景興年間 (1740-1786) 諸葛氏重編 (應在 1774 年前) 為四十一篇本《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此後嘉

(Long Đỗ), 惟其靈跡又與唐代節度使高駢 (Cao Biền, 在越南長期或被尊稱為高王 (Cao Vương) 有關。龍肚以神人之形乘龍而來 (其他資料或有稱騎虯或白鹿者), 為證明其神能, 將高駢之法術化去, 並使其北歸。嗣後, 該龍肚神又再以新稱——白馬大王之名重新出現: 李朝太祖 (Lý Thái Tổ, 974~1028) 李公蘊將國都由華間 (Hoa Lu) 遷至昇龍 (Thăng Long, 今河內), 惟城垣屢築屢傾, 乃「命官致禱, 見白馬從祠中出, 繞城一周, 四蹄蹶陷, 隨地落痕, 入祠而沒, 依其跡築之, 城遂不圯」。³ Dror 認為此傳說無疑係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 這是因為自印度古代以來, 白馬的象徵無論在宗教 (婆羅門教的祭祀) 或政治 (依循白馬足跡而劃定國界的儀式) 領域皆有其重要性。印度文化的影響可能一方面是來自於自中部移居河內附近的占族 (Cham), 一方面是來自於漢傳佛教的影響, ⁴如東漢時洛陽白馬寺即以白馬馱經的典故為名。

18 世紀初, 清人鄭峻葦至東京遊歷時, 曾對京城河口坊的白馬廟所祀奉的伏波將軍馬援何以有「白馬大王」稱謂加以考察, 發現白馬廟實則乃尊奉「廣利王龍度王氣君之神, 非伏波將軍者」。白馬之名其典故應出自李朝建城時所現「白馬之祥」, 而大王之謂, 則與人們對於行經廟前象獸常無端暴斃, 而所生敬畏之心理有關。馬援與白馬所以被混為一談, 皆因中國商旅誤將此「馬」(白馬大王) 當彼「馬」(馬援) 之故。⁵ Dror 認為鄭氏之說必非全然無稽, 特別是廟裏的馬援塑像是在「近期」, 據武燈明 (Vũ Đăng Minh) 與阮富亥 (Nguyễn Phú Hại) 之描述應在近年方才出現的。⁶ 但除了穿鑿附會一說之外, Dror 又為這個問題提出了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先祀白馬後合祀」。鑒於華人移居河內由來已久, ⁷ Dror 推測, 那些

隆、嗣德年間高輝耀 (一作曜) 作「僭評」, 1919 年吳甲豆作校補, 而有《越甸幽靈集全編》的出現。其中 77 頁本題《越甸幽靈》, 含李濟川序和目錄一篇, 故事三十三篇, 由裴輝春抄寫, 書後有洪順五年 (1513) 序和編撰人黎似之的署名。另 43 頁抄本題《越甸幽靈集》, 除序和目錄外, 有阮文質增補。至 144 頁抄本題《越甸幽靈附本國古跡錄》, 含李濟川序、黎純甫 (黎有喜) 永盛八年 (1712) 一篇跋文並加目錄, 又有增補部分, 包括阮文質編入的三篇, 以及有關二徵夫人、扶董、范五老、徐道行、阮明空、陳興道等人物的傳說。而 190 頁抄本題《越甸幽靈集錄》, 有李濟川序、黎純甫永盛八年 (1712) 跋文以及清觀道人 (吳甲豆) 己未年 (1919) 跋文, 共故事二十八篇。54 頁抄本略記《越甸幽靈》中故事, 附載《歷朝靈顯公主》、《神女列位》, 後二書記錄了關於越南歷代公主、女神的三十篇故事, 亦載錄了若干祭文、對聯, 如祭女神桂海文、青威縣高密社祠廟對聯等。310 頁抄本題《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 含李濟川序、諸葛氏景興甲午 (1774) 年的引文和目錄, 共四十一篇故事, 各篇篇名及其次序與其他各本亦有不同, 據諸葛氏序, 此書乃參考《嶺南摭怪》作了重編。原目編為 4276 號, 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之《越南漢文小說叢刊》載入第二輯第二冊, (台北: 學生書局, 1992)。

³ 鄭峻葦, 《安南神祠改正》〈北城懷德府壽昌縣河口坊龍度最靈上等神祠記〉。《越南神祠考正》又名《安南神祠考正》, 題嘉禾鄭峻葦纂輯, 保安陳至序於康熙五十八年 (1719), 河內河口坊正祠嘉隆七年 (1808) 重印。此書扉頁題《龍肚最靈祠記》, 正文題《安南神祠考正》, 包括以下內容: 其一為〈白馬廟訛傳伏波祠考正〉, 論述河口坊白馬廟所供奉的是龍肚廣利大王, 而非伏波將軍馬援; 其二為〈廣利大王靈應傳〉, 云據《越甸幽靈》一書, 廣利王本龍度王氣君, 高駢厭之而未成, 敗而歸北, 廣利王遂被敕封為孚應佑順王; 其三為〈廣利大王封號〉和〈白馬大王封號〉; 其四為〈北城懷德府壽昌縣河口坊龍肚最靈上等神祠記〉, 內容為本神的靈應和歷代對本神所加封美字。今存印本二種, 26 頁, 高 26 公分, 寬 16 公分; 俱藏於法國巴黎遠東學院 EFEO MF I. 504 (A. 46), MF I. 576 (A. 707)。存抄本一種, 32 頁, 高 31 公分, 寬 18 公分, 乃明命七年 (1826) 據印本重抄。

⁴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 cit., p. 43.

⁵ 鄭峻葦考證《粵甸幽靈集》後獲致結論如下: 「…白馬大王, 而北人訛以為拓土建城白馬大王者, 乃是吾國平交南漢伏波將軍馬援也」。

⁶ Vũ Đăng Minh, Nguyễn Phú Hại, *Temples et pagodes de Hanoi* (Hanoi: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1956), p. 35.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 cit., p. 44.

⁷ 《河內街道》(*Đường phố Hà Nội*) 一書的兩位作者 Nguyễn Vinh Phúc 及 Trần Huy Bá (1979) 認

感念馬援漢化之功並將其視作英雄的華人，一方面作為後來的移民，同將馬援安奉於本地業已存在的白馬王廟，進而與白馬王合一，產生了合祀的現象。⁸

第二個可能性：「先祀馬援後白馬」。轉祀的關鍵在於 11 世紀以降的越南李朝開展。關於先祀馬援之理由，可由兩個方面分述。首先，Dror 假定高駢在九世紀鎮守安南時，即在府治大羅城（Đai La，昇龍前身）供奉馬援並予提倡，即令當時並無任何廟宇奉祀馬援，高駢為鞏固其統治，亦可能進而創廟奉祀馬援。總之，馬援祭拜在此是一種由政權主導並向下傳佈之現象，甚至可能早於高駢任靜海軍節度使之前，安南督護府即設有城隍廟，這和一般學界認為城隍信仰在唐代傳入時代相符。⁹

另一方面，Dror 認為由於馬援為交趾帶來了文風法制，故也有可能因而為當地人建廟紀念。直到安南建立自主政權，作為象徵侵略者的馬援不再受到歡迎，祭祀馬援更可能受到壓抑，白馬神於是替代了馬援的神位。為了強化白馬的神威，透過傳說又將龍肚與其結合，成為本土神祇。

據悉，河內白馬廟的馬援神位一直存留到 1984 年，其神龕原先移於左方的偏僻角落，不過現已空無一物。雖然 Dror 詢問過居住在附近的華人，但他們表示「從未聽過」白馬廟內有馬援神像，這和武燈明與阮富亥書中之描述不符，Dror 認為那些華人的反應大抵是 1979 年中越邊境戰爭以後越南官方禁止祭祀馬援的結果。¹⁰

李塔娜指出，以現代的眼光難以相信馬援這一位鎮壓二徵兩姊妹起義的漢人，象徵中國侵略和統治的代表人物却在越南各地得到人們的供奉。Dror 以一種嶄新的研究精神和敏銳的眼光來進行其研究，相信 di St. Thecla 神父的記載，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古代越南民間信仰祭祀之事。¹¹

也許有些人感到疑惑的是，Adriano di St. Thecla 神父在此書中並沒有提及越南民族始祖雄王（Hùng Vương），亦沒有述及二徵夫人（Hai Bà Trưng）。對於任何現代瞭解越南歷史的人而言，似乎是種難以置信的事情。在 20 世紀，研究越南歷史學者都知道前者是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人物，而 Adriano di St. Thecla 神父記載 18 世紀越南最傳統的地區事件竟然沒有提及，是否把他們遺忘，或者認為兩位並非不重要的人物而不記載？這一點是否可以解釋為何在北部富壽省越池（Việt Trì）的雄王廟和在河內的二徵夫人廟都只是在 19 世紀才建立。據《大越史記全書》（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的記載，李、陳、黎等幾個王朝皆在傘圓山（Tản Viên）祭祖，而 20 世紀越南共產黨中央卻把祭祖之典的重心轉移至雄王。Pelley 提出「革命書寫」（Writing Revolution）的解釋，無疑可以合理化新政權對於文化詮釋的變革。¹² 因此，如果吾人對於越南的民間信仰歷史脈絡加以梳理，即可以對信仰的變遷有進一步的了解。

為華人被允許居住於河內可溯自 17 世紀，其據點便包含了白馬王廟所在地的帆船街（Hàng Buồm）。Olga Dror 則指出華人進入河內之時間應更再早於幾個世紀之前，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 cit.*, p. 44. 事實上，帆船街直到 1970 年代中一直是華人，尤其是福建幫的聚居區。

⁸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 cit.*, pp. 44-45.

⁹ Hà Văn Tấn, Nguyễn Văn Kỵ, «Deities and beliefs in the Đình», in *Đình Việt Nam: Community Halls*. (T.P. Hồ Chí Minh: Ho Chi Minh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100-126.

另日本學者濱島敦俊認為城隍信仰隨唐軍入新羅，並與當地山神信仰融合，形成朝鮮的城隍信仰。參見氏著〈東亞諸國的城隍信仰〉，收於林緯毅編，《城隍信仰》（新加坡：菲萊芭城隍廟「第一屆城隍信仰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12），頁 13-51，然而濱島不明越南城隍的起源。

¹⁰ *Ibid. op. cit.*, pp. 45-46. 1979 年中越邊界戰爭時期，河內華人皆遭到強制遷移離城。

¹¹ Li Tana, Book Review,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 (3), October 2003, pp. 580 - 581.

¹² Pelley, Patricia Maria. *Writing Revolution: The New History in Post-colonial Vietnam*. Ph.D. Dissertation of Cornell, 1993.

二、馬援南擊交趾史實與神格化

(一)、馬援南擊交趾

漢武帝元鼎六年(111 B.C.)時平南越國,雖然實行郡縣制度,郡設太守、刺史等官職一如內地,但是交趾郡中仍保留貉將、貉侯等世襲部落統治權。由漢武帝至西漢末年,史書未見再提及此地,可見漢在此的統治僅屬於鬆散的羈縻之治。王莽建立新朝之時,力亦不及此地。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A.D. 29),始見史冊記載交趾刺史鄧讓遣使回朝一事,光武帝悉封鄧讓、錫光、杜穆等人為侯。交趾太守錫光與九真太守任延在職時,據史書所載「教民以禮義」、「教民墾闢,歲歲耕種,百姓充給」,人民得以過一段太平日子。¹³

然而好景不常,建武十年(A.D. 34),繼任的交趾太守蘇定,為官貪暴,肆行苛政,深為越人痛恨。不過數年間就發生大動亂,建武十六年(A.D. 40),蘇定殺朱鸞貉將之子詩索,引起其妻徵側起兵造反。徵側本亦峯州麓冷縣貉將之女,為報殺夫之仇,與其妹徵貳舉兵造反。¹⁴而以蘇定暴政之故,九真、日南、合浦各地皆響應,因此徵側很快收復六十五城,自立為王,「始稱徵姓」。¹⁵

建武十七年(A.D. 41),東漢光武帝以徵氏姐妹陷城佔地自立為王,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將軍,率大軍二萬餘往討交趾。馬援隨山開道、沿海而進,次年(A.D. 42)行軍至浪泊湖(河內西湖),與二徵軍交戰。越人武裝不及漢軍,故而大敗,被斬者數千首,降者萬餘人。¹⁶二徵女王退兵至禁溪(永安省永祥縣),眾軍潰散。隔年(A.D. 43)正月,徵女王與其妹徵貳為馬援軍追擊,兵敗而死。¹⁷其餘眾潰退至都羊(山西省福壽縣),再退到九真郡居風縣,馬援大軍復至,「斬獲五千餘人」,潰軍皆降。在越三年,馬援以交趾郡西吁縣有戶三萬三千,請分為封谿、望海二縣,又築蘭城於封谿,立銅柱為漢之南界。相傳銅柱在欽州的古樓洞,馬援上刻誓言「銅柱折,交趾滅」,故而越人過路皆培以石塊,恐其折傾,久而久之遂成丘陵。¹⁸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又建兩根銅柱於漢故處,但之後銅柱已湮沒未知所在。¹⁹馬援所過之處恢復郡縣,整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耕稼,又免租稅、減輕徭役,越人皆感激悅服。馬援並上書條奏越律與漢律相背者十餘事,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²⁰因此,對於當地有功有利的統治者受到膜拜並非「無法想像」,或不可能之事。²¹

¹³ 陳荊和編校《大越史紀全書》,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984), 上冊, 頁 125。

¹⁴ 范曄,《後漢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四,〈馬援〉,頁 839。「徵側者,麓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鸞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¹⁵ 《大越史紀全書》,上冊,頁 126。

¹⁶ 范曄,《後漢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四,〈馬援〉,頁 838-839。

¹⁷ 《大越史紀全書》,上冊,頁 127,只稱「勢孤遂皆陷沒」。《後漢書》,頁 838,則說「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南史學者如陳重金等皆持二徵女王投喝江「殉節」之說。時在二月初二日。

¹⁸ 《大越史紀全書》,上冊,頁 127。《後漢書》則不載此事。《新校本舊唐書》,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地理四,劍南道,安南府,〈驩州〉,則記馬援「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

¹⁹ 《新校本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列傳第一百七,〈馬摠〉,頁 4152,記馬摠任「嶺南都護,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紋」。《新校本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列傳第八十八,〈馬紆〉,頁 5034,也稱馬紆於「元和中,遷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鑄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可知元和年間有立二銅柱之事,唯不知何人所立為是。《新校本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蠻上,〈南詔上〉,頁 6075,記玄宗時「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復立馬援銅柱」。同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蠻下,〈環王〉,頁 6297,「環王,本林邑也...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可見古之銅柱所在多有,今則不復存焉。

²⁰ 《後漢書》,〈馬援〉,頁 839。

²¹ 儘管馬援屢次建功,勳不可沒,及老征五溪蠻卒於疫癘,卻不敵讒言,以致死後漢帝仍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至章帝時始獲平反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宋代蘇

(二)、馬援的神格化

誠如 Dror 在前述考證時指出,《國朝名人墨痕》(Quốc Triều Danh Nhân Mực Ngâm) 書中,阮朝清化總督阮述(Nguyễn Thuật)的作品中曾提及馬援廟,該廟所在位置雖難以認定,但顯然是清化省內「多座」馬援廟的其中之一。²²

在一份年由清平(Thanh Bình)村(北寧 Bắc Ninh 省 Thuận Thành 縣今之 Liễu Lâm 村)交給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的一份報告中,Dror 發現了馬援與作為該村守護神的二徵女王同為村民一齊供奉的記載。²³此外,福安省(Phúc Yên)石陀(Thạch Đà)縣黃社(Hoàng Xã)在 1938 同年報告中亦顯示馬援為該村的守護神之。另一項指證來自於 19 世紀 Nguyễn Đức Lân 的紀錄,其指出螺湖(Loa Hồ)鄰近存有馬援廟,該湖又鄰近中國史書中馬援與二徵決戰之地點——古螺(Cổ Loa)。²⁴

為尋找供奉馬援的一些蛛絲馬跡 Dror 曾親自前往福安省石陀縣的黃社訪查,因為根據 1938 年提供予河內法國遠東研究院的一份報告中提及那個村莊把馬援視為該村的「城隍」之一。在黃社一位看管自靈廟(đền Tự Linh)的婦人名叫阮氏唐(Nguyễn Thị Đường),向 Dror 談及該村的各個神靈,據這位年約七十餘歲婦人所述,村裡確實曾有供奉馬援的廟,但該廟在 1946 年時已被毀壞,現今在該地方的位置是個郵政局。根據她的記憶所及,當時在該地沒有任何華人居住。這位婦人無法解釋為何村裡供奉一位中國將軍,一個鎮壓為越南民族自由而戰的民族女英雄的異族人物,她只知道,信奉馬援的習俗是當地人多個世紀以來一代傳一代的傳統,而她從小就被教導要承傳那個傳統。²⁵由上述證言我們可確認供奉馬援曾經是越南人的宗教信仰,長期以來越南人民把馬援視為眾多保護神之一。

越南的亭(Đình)是村社中最重要的精神象徵,除了供奉村社的保護神,舉行祭典之外,也是村社的公會所與議事廳,是越南村社的重心。²⁶亭供奉的保護神通常是當地城隍,但其意義並不相等於中國的城隍信仰。中國的城隍信仰起源極早,或說可遠溯周代的土地神崇拜,現今學者多以最早不過北齊。²⁷三國時期,城隍開始向人格神轉變,並廣泛流行於江南。唐代時的城隍信仰格外興盛,向各地廣泛傳播。²⁸宋初,城隍祭祀被正式納入國家官方祭祀大典,城隍廟遍佈各州縣。據越南學者 Hà Văn Tấn 與 Nguyễn Văn Kỵ 之考據,越南的城隍信仰約在唐代穆宗時(821~824)傳入,²⁹而且,年久日深之下,越南的城隍成為村社

軾曾賦詩哀歎馬援:「伏波飲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讒言傷」。

²²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cit., p. 46.

²³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cit., pp. 46-47.

²⁴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cit., pp. 46-47.

²⁵ Adriano di St. Thecla, Olga Dror, op.cit., p. 47.

²⁶ Lê Văn Hảo, "Introduction à l'ethnologie du Đình", B.S.E.I. N.S. tome. XXXVII, no 1, 1^{er} trim. 1962. pp.1-32. 黃蘭翔,《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台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2008年)第一章討論亭的建築歷史,應是台灣惟一探討亭的論文。

²⁷ 《周禮》臘祭八神之一的「水庸」演化而來。水則隍也,庸則城也。由此可知,「城隍」是由「水庸」而來。《禮記》(郊特性):「天子大臘八,祭坊與水庸,事也」。《周易》:「城復於隍,勿用師」。據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城復於隍者,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乘,尊不下施,猶若城復於隍也。」《周易正義》,上經需傳卷二,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出版,頁166。城隍神最早見於《北齊書》之《慕容儼傳》。

²⁸ 《全唐文》中收入的祭城隍文多篇,有韓愈〈潮州祭神文〉、〈袁州祭神文〉,段全緯〈城隍廟記〉,李商隱〈為安平公兗州祭兗州城隍文〉、〈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為中丞滎陽公賽城隍神文〉、〈為中丞滎陽公賽理定縣城隍神文〉、〈為中丞滎陽公祭桂州城隍神祝文〉等。如前所提日本學者濱島敦俊認為城隍信仰隨唐軍入新羅,與當地山神信仰融合,形成朝鮮的城隍信仰。

²⁹ «Deities and beliefs in the Đình», in Hà Văn Tấn, Nguyễn Văn Kỵ, . Đình Việt Nam:

的保護神，無一村社無之。

事實上，近在河內即有多座供奉馬援之亭而無需遠求，在市區同仁村香園路（Hương Viên）的同仁廟（Đông Nhân）即有供奉馬援，附近的同仁洲白簾路上供奉的東漢國王天子（Quốc Vương Thiên Tử）亦即是馬援。翰林院大學士阮炳撰於洪福元年（1572）的《石柁總黃舍社神蹟》，即提到東漢時馬援，又名東漢國王天子的神蹟。³⁰此外，北寧省、河東省、富壽省、福安省、山西省、永安省、河東省、興安省等地之村社皆有崇祀。³¹

（三）、二徵的崇祀

征服者受崇拜，被征服者亦然。越南史臣黎文休評說二徵女：「立國稱王易如反掌，可見我越形勢足致霸王之業也。惜乎繼趙之後，以至吳氏之前，千餘年之間，男子徒自低頭束手，以為北人臣僕，曾不愧二徵之女子，吁可謂自棄矣。」³²另一史家吳士連也對於二徵起兵抗漢有極高評價，說他們「振臂一呼，而我越國統幾乎復合。其英雄氣概豈獨於生時建國稱王，歿後能捍災禦患，凡遭災傷水旱，禱之無不應，徵妹亦然。蓋女有士行，而其雄勇之氣在天地間，不以身之沒而有餒也」。³³在二徵投江處（今山西省福壽縣喝門社），越人立祠奉祀，以後歷朝皆有褒封，稱「睿智威勇綏休夫人」及「翊天制勝保信夫人」，成為越人民族英雄神祇。

考諸越南古籍，武瓊（1452-1516）所編撰的《嶺南摭怪》一書，³⁴其中〈貞靈二徵夫

Community Halls. (T.P. Hồ Chí Minh: Ho Chi Minh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100-126. 然而其考據之安南都護李元嘉應該是李元喜之誤。按《越甸幽靈集錄》〈保國鎮靈定邦城隍大王〉中，李元喜以蘇百為城隍，並非以蘇瀝江神為城隍。

³⁰ 《福安省安朗府安朗縣各總諸社神蹟》，今存抄本一種，196頁。其中包括翰林院大學士阮炳之《石柁總黃舍社神蹟》48頁。

³¹ 《北寧省東岸縣育秀總各社村神敕》、《北寧省嘉平縣各社神敕》、《河東省丹鳳縣各社村坊溝神敕》、《河東省懷德府慈廉縣驛望總各社神敕》、《河東省懷德府慈廉縣大姥總各社村神敕》、《河東省青池縣青池總各社神敕》、《河東省丹鳳縣壽老總各社神蹟》、《河東省懷德府慈廉縣芳梗總各社村神蹟》、《河東省懷德府慈廉縣安隴總各社村神蹟》、《富壽省扶寧縣紫駝總衙門社神敕》、《福安省東英縣遵例總霽澤社神敕》、《福安省安朗府多祿總牒村神敕》、《山西省石室縣各社神敕》、《山西省福壽縣奉土總各社神敕》、《山西省安山縣不瀆總各社村神敕》、《山西省安山縣下協總各社村神敕》、《山西省安山縣黃舍總各社神敕》、《山西省安山縣石炭總各社神敕》、《山西省安山縣仙侶總各社神敕》、《山西省安山縣仙侶總各社神蹟》、《永安省白鶴縣各社神敕》、《興安省文林縣各社神蹟》、《福安省東英縣春嫩總各社神蹟》、《福安省安朗府安朗縣各總諸社神蹟》這些抄本中都有關「國王天子」的崇祀，惟語焉不詳，若是指「李雅郎南帝」或「丁朝國王天子第一鄒國大王」，非專指東漢國王天子馬援。

³² 《大越史紀全書》，上冊，頁126。

³³ 《大越史紀全書》，上冊，頁127。

³⁴ 武瓊（1452-1516）編撰之《嶺南摭怪》（*Linh Nam Trích Quái*），又名《馬麟逸史》（*Mã Lân Dị t Sử*），共二卷，包括《鴻龐氏傳》、《夜叉王傳》、《白雉傳》、《金龜傳》、《檳榔傳》、《西瓜傳》、《蒸餅傳》、《何烏雷傳》、《董天王傳》、《李翁仲傳》、《一夜澤傳》等二十三篇。此書現存十種抄本，其一為144頁抄本，高26.5公分，寬14.5公分，分為二卷，題陳世法（號式之）編輯，武瓊校訂，喬富刪訂，載序文、目錄各一篇，錄故事二十二篇，附載越南自鴻龐氏至黎景興歷代皇帝名諱。二為126頁抄本，高30.4公分，寬21公分，分為三卷，題京北道監察御史戊戌科（1478）進士武瓊校正，前有目錄，內故事四十二篇，但據目錄，內容尚闕12篇。三為150頁抄本，高25公分，寬14.5公分，缺首尾數頁，分為兩卷，載目錄一篇、故事三十六篇，喬富跋於洪德二十四年（1493）。四為166頁抄本，高25公分，寬18公分，題為《馬麟逸史》，不分卷，載序文、目錄各一，故事四十二篇。五為100頁抄本，高27公分，寬15.5公分，載故事三十八篇。其六為154頁抄本，高25公分，寬16公分，有武瓊於洪德二十年（1489）之序，故事三十八篇。七為140頁抄本，高28公分，寬16公分，載武瓊洪德二十三年（1492）序文，前有目錄一篇、故事三十九篇。八為102頁抄本，高27公分，寬15.5公分，有武瓊洪德二十三年之序，故事四十二篇。九為178頁抄本，高27公分，寬16公分，故

人傳)內稱「. . . 州人憐之, 創立祠廟於喝江口, 以奉事之。人民凡遭災難, 有所祈禱, 丕顯神靈。李英宗逢大旱, 命威淨禪師禱雨, 感應涼冷襲人, 帝喜見之, 忽然而睡, 夢見二人戴芙蓉冠, 著綠衣朱帶, 駕鐵馬隊, 隨雨而過。帝怪問之, 神人答曰:『妾二徵夫人姊妹, 奉帝勅命以行雨也。』帝諒勤請益, 王舉手止之, 忽然應夢! 勅封修造祠廟, 甚禮厚之。後亦托夢于上, 請立祠于古來鄉。上從之, 勅封「貞靈二夫人」。陳朝加封「威烈制勝純貞保順」美字。今香火無窮也。」可知二徵早在民間受到崇祀, 是在李英宗(1138~1175)時始受勅封, 提升至上等神之列, 但屬雨神而無今日之尊崇地位。

武瓊《嶺南摭怪》所記此事應是本自李濟川編輯之《越甸幽靈集錄》, 在「歷代人君」中有〈徵聖王〉篇,³⁵其內容大同小異, 茲錄如後:「. . . 王退保禁溪, 與其妹拒漢兵, 勢孤陷沒。國人哀之, 立祠祀之, 歷代尊為福神, 祠在喝江上。李英宗時, 因大旱, 命淨戒禪師禱雨。天將雨, 涼氣襲人。帝假寐, 見二女, 冠芙蓉冠, 綠衣束帶, 駕雨而來。帝怪問之。答曰:「妾即徵氏姊妹也, 奉王帝命, 行雨而來。」帝請益作風, 舉手止之。帝覺, 命修祠致祭。尋命迎回京師, 建雨彌堂奉祀。後又命立祠于城外, 敕封「靈貞二夫人」。陳重興四年(陳仁宗 1288), 封姊為「威烈夫人」, 妹為「敬勝夫人」。興隆二十一年(陳英宗 1313), 加姊夫人「純貞」二字, 妹夫人「保順」二字。」

可見二徵夫人在李朝時先以能行雨之神而受官祀, 到陳朝時愈因靈驗而屢屢受朝廷加予褒封。《嶺南摭怪》、《越甸幽靈集錄》二書都稱祠廟於安喝社, 或作古來社(C Lai)雨師堂(或作雨彌堂), 京城北亦「建雨師祠以祀之」。

據黎朝顯宗景興二十四年(1763)禮部頒發的《南越神祇會錄》正本, 二徵夫人正祠在山西鎮富祿縣喝門社, 並有敕封(s c phong)一道, 各處縣社民同奉祀者有六社, 並有敕封四道, 分別在山南鎮青池縣同仁洲社、北寧鎮文江縣奉公社、山西鎮安朗縣夏雷社、安樂縣春臺社、關臺社、僊臺社, 其中並奉歷代功臣武將以下二十五位陪祀。³⁶

三、白馬大王神話的起源與發展

(一)、高駢平亂

唐宣宗時安南都護李琢為政貪暴, 欺壓芒蠻, 又殺芒族首領杜存誠, 故芒蠻引南詔入寇交州。南詔在交州西北(當今雲南西部), 為傣族, 其人稱為王為詔。先前共有六詔, 其中蒙舍詔位在最南, 故稱南詔。唐玄宗開元間南詔併五詔, 日益強盛。唐武宗會昌六年(860), 芒人引南詔入寇, 成為交州十年大患。據史載, 南詔兩度攻陷州府, 殺十五萬人。導致唐懿宗咸通四年(863), 廢安南都護府, 置行交州於海門鎮, 也就是交州行動辦事處。

咸通五年(864), 唐以驍衛將軍高駢為都護總管經略招討使, 李維周為監軍, 前往平南詔亂事。監軍李維周深惡高駢, 使高領軍 5 千往攻, 自己卻按兵不動。然高駢深通兵法, 屢大破南蠻, 捷報至海門均為李維周攔截, 監軍反而告廷狀, 稱高駢玩敵不前。咸通七年(866), 懿宗召回高駢, 正值高駢、韋仲宰遣密使至京奏捷, 懿宗究明實情大喜, 加高駢工部尚書, 令其率軍返回平南詔。高駢攻拔州城, 殺土蠻及南詔三萬餘, 南詔遁走不敢復回, 土蠻歸附者有一萬七千餘眾。是年 11 月, 唐置靜海軍於交州, 以高駢為節度使, 自此至宋代, 安南之地均為靜海軍節鎮。

高駢平亂之後, 築大羅城, 周圍 1982 丈 5 尺, 高 2 丈 6 尺, 又造堤防 2125 丈 8 尺, 築屋四十餘萬間。咸通八年, 高駢疏濬邕、廣二州間水路, 築天威涇, 以其多得神助, 故名。高駢在安南治民有方, 留下不少功業, 故而當地人民尊為高王, 有關他的神通傳說不

事七十三篇, 包括「異文」三十五篇。十為 163 頁抄本, 藏於巴黎遠東學院。《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 第二冊。

³⁵ 《越甸幽靈集錄》, 頁 24-25。

³⁶ 《南越神祇會錄》(《Nam Việt Thần Kỳ Hội Lục》), 封面有皇黎景興二十四年(1763)安良社奉抄字樣, 原鈔本藏巴黎法國遠東學院 A. 761, No. 382. 頁 18-19。

少。³⁷至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高駢調西川節度使,僖宗以其從孫高潯繼任為靜海節度使。³⁸

(二)、廣利大王即白馬大王是龍肚之精而非蘇瀝江神

白馬大王最早出自高駢築大羅城時之神話,杜善編著《天南雲錄列傳》,³⁹鈔有〈龍肚神傳〉,乃出《天南古跡》一書,⁴⁰其文記曰:「神本龍肚之精也。初駢為安南都護,築大羅城以居之。一日,駢出遊東門,忽見雲霧大至,有一道五色雲送出,光芒奪目。中見一人,身長數丈,衣冠奇偉,乘赤黃虬,手執金簡,蟠旋於其中,良久不見。駢驚異,以為精神,欲設壇以禱之。是夜夢見其人曰:『公勿生疑,吾非妖氣,乃龍肚精也。以公新造城府,故顯見之耳。』駢愀然而覺,以語僚屬。或曰:『吾不能服遠人也哉。何鬼外之窺伺,為不祥之事乎?請立壇場,設為形像,用鐵為符,重千斤,呪誦三日夜,埋於其處以禱之。』駢以為然,遂行之。忽見天地窈冥,雷霆轟烈,風雨驟至,頃刻之間,復見其符拔出地上,盡碎為灰。駢大驚,嘆曰:『此處有靈異之神,不可久留。吾當北返,不然將有禍凶之事矣。』未幾,僖宗有詔徵還,駢果被誅,以高鄒魯代之。自是人多敬憚,立祠於京師市側以事之。後來太祖建都於此,夢神人來賀。上曰:『汝能保億年香火耶?』對曰:『但願國祚綿洪億萬年之久,不啻神人保億年之香火也。』及覺,以牲醴祭之,封為『昇龍城隍大王』。時有大風振蕩,破壞屋舍,而其祠晏然,又封『貴明大王』。凡有迎春之禮,率用於此一祠焉。歷陳朝屢有火災,而其祠未常延及。陳光啟有詩云:昔聞赫濯大王靈,今日得知鬼膽驚;烽火三燒祠不動,風雷一陣鐵成輕。指揮摧制千餘眾,呼吸消除百萬兵;願伏餘威摧北敵,山河依舊晏然清。凡京師之民,多所敬重,至今為福神。」

但此文新增一個未解的命題,即白馬大王被李太祖「封為昇龍城隍大王」、「又封貴明大王」之說。因為實際上最早的《越甸幽靈集錄》版本(1329)歷代人臣篇中有〈保國鎮靈定邦城隍大王〉,說蘇百曾為龍度令,唐穆宗時安南都護李元喜以其故宅為府邸,奏封蘇百為城隍,迨高駢築羅城,聞其故事,亦尊為「都府城隍神君」,至李太祖時封為「國都昇龍城隍大王」。上述情節與收在浩氣英靈篇中之〈廣利大王〉實不相同,且白馬大王、貴明大王各自有白馬祠、貴明祠,至黎朝時均有官祀,至阮朝時始無貴明大王官祀之典。阮朝初年,河內四鎮分別為東鎮行帆舖的白馬大王祠、西鎮守隸寨之靈郎大王祠、南鎮金蓮坊的高山大王祠、北鎮西湖畔之真武觀。⁴¹

《越甸幽靈集錄》書中浩氣英靈篇,有〈廣利大王〉記曰:「王本龍度王氣之君也。昔高駢築羅城時,一日方晡,駢出游城東,忽然雲霧大作,見五色氣白地出,光芒奪目,有一人冠裳嚴整,騎赤蛟,手執金簡,隨光氣升降,異香襲人,宛轉往來,片時而變。駢驚異,

³⁷ 至十九世紀,又安省東城縣關中、蔡舍二總尚同奉祀高王神祠,今則不詳。《大南一統志》,(東京:印度支那研究會,1941),第二輯,又安省,卷二五,頁1580。《越史略》亦有高駢傳,載「駢據本州稱王」。

³⁸ 《新校本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三十二,〈高駢〉,頁4703-4716。《新校本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叛臣下,〈高駢〉,頁6391-6404。

³⁹ 杜善編著《天南雲錄列傳》(*Thiên Nam Vân Lục Liệt Truyện*),為越南古代故事集,兩卷,內容包括越南民族事物起源神話和民間神祇傳記兩類,內容形式與《嶺南摭怪》相近,全書共三十八篇,自〈鴻龐傳〉至〈乾海夫人傳〉等十五篇屬卷一,自〈越井傳〉至〈夜叉王傳〉等二十三篇屬卷二;其中〈鴻龐傳〉等五篇出自《嶺南摭怪》,而〈布蓋大王傳〉等四篇出自《天南古跡》,其餘故事附注云乃出自《三國志》、杜善《史記》、《禪苑集錄》、《報極傳》、《古法記》、《交趾州記》等書。《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

⁴⁰ 《天南古跡》作者不明,書今已不存,本文為杜善抄錄於《天南雲錄列傳》。

⁴¹ 《河城靈蹟古錄》(*Hà Thành Linh Tích Cổ Lục*),EFE0, A. 497, No. 218.,不錄作者,抄本,頁4-5;頁15-22。

以為妖氣，欲以法鎮之。夜夢神來告駢曰：「吾非妖氣，吾是龍度王氣也。見公築城，故相見耳」。駢覺！令以銅鐵為符，埋而壓之。是夜雷雨大作，掘起銅鐵，碎如塵土。駢大驚，無計可施。

後土人立祠奉祀，尊為龍度福神。李太宗時，各國商人都會，合眾闢東門市、雜居神祠左右前後。一夜，大風起，飛沙走石，寰祠諸家皆倒。惟神祠依然如故。太宗異之，問神事跡，識者以事奏。帝喜曰：「神之靈」。命官致祭，敕封「廣利大王」，以祠為都城祈福之所。迨陳時，都城三次遭火，而祠依然無恙，遠近傳為最靈祠。重興元年，敕封「聖佑」二字。四年，加「威濟」二字。興隆二十一年，加「孚感」大王」。

另外，《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書中瀨氣英靈十二位〈白馬神廟傳〉記之更詳。「京都河口坊有廟曰白馬者，記云：「東漢光武時，伏波將軍姓馬諱援也。」予濫叨天爵，每得履檢京邦，且莫知之，亦誠以為然。及謁廟，閱碑碣，內祀載漢伏波神，以為福國庇民，而未詳神祀於何代，事實之由來，及興創於何朝？其碑時正和歲在丁卯（1687）菊月書耳。祠宇歲久，棟壁摧朽。北商詹仲聯等，集眾捐貲，鳩工重修，廟貌渙然日新。予竊疑伏波馬姓何以白馬稱焉？必有以也。及甲午秋，予偶暇檢敝篋蠹簡，接得靈集，內載南國祀祭福神，而東都東市神廣利王者，昔曾顯靈于唐高駢時，及李太宗朝間。厥後凡比年迎春，椎牛祈福，必會祭于彼。詢訪故老，則云：「神當建城時，有護國奠民之力，現白馬之祥，赫濯英靈，莫可尚矣！然馬懼于象，故今眾獸經過其祠輒死。是以封為白馬大王故耳。」而北客南商訛以為實，括土建牆，崇加褒賞。卻認白馬二字，以為乃是東漢平交之馬伏波將軍也。今以為白馬王封美號，校閱字義，文理異同。稽諸封號，如利字改賴字，音同字異，是避黎朝國諱之意也。現有本神傳書可擬，內書廣利王，而外目錄書廣賴王，則其義可知也。順字改正字，避陳順宗諱，數字與孚字同。應字改感字者，此魚魯訛傳之謬也。以此論之，故知確然是廣利王，即龍肚王氣之神，非伏波將軍明矣。若云神像則何以辨別，而知要為伏波乎？蓋神人在昔，前朝屢揚赫濯，為南越福德之神。以故皇恩隆賜，以雕木象。北旅是賈販之徒，曷克廣聞遠識，訛傳妄認以為真伏波之廟。至制衣帶冠冕帷帳岫傘八供奉事，其實乃龍肚王氣之神像也。茲採嶺南摭怪故錄，王氣君靈應傳，然白馬字意，尚未見載；是以一併之而檢擬，白馬王美字封號，庶備完閱。予恐歲久，訛以傳訛，猶杜大夫之為杜丈夫，王侍中之為王待中也。是以表而出之，候將來考正，使後來曉然知所蹤跡。

罔知是神本紀，卻以為伏波神也。故筆而書之，其事跡已詳，嶺南摭怪錄焉。奉天府大令尹黎竹峯誌云：「李太宗時，有默錫功，封為廣利神王；重興元年（1285），加封「聖佑」二字。（其廟在奉天府壽昌縣河口坊密泰北上北下三甲）

謹按：外載有曰：東漢光武建武庚子十六年，交趾女人徵側徵貳反，禦州治，攻陷城邑，漢之牧守望風奔潰。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諸郡皆降之，略定嶺南六十五城，自立為王，與漢抗衡，分屯要害。常使將士擾邊邑，長沙、善化等縣苦之。南邊戍卒，往往告急。漢帝乃命荊梁吳楚及長沙合浦併我交州，具舟車，修橋道，通溪障，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兄子扶樂侯劉隆為副將，將兵南侵。劉隆，劉演之子也。最閑武備，帝甚愛之。至是謂曰：「交南雖小，地方數千餘里，卿勿以其險遠而負責成之托也。皆吾赤子，卿須用道德化其風俗，使知朝廷聲教，一視同仁，無鄙也。」迨交州平，（事蹟詳在嶺南摭怪）援與劉隆相議，以為聖諭在邇，豈敢有違。於是勸課農桑，蠲免租賦，省徭役，褒節孝，專務以德化民，百姓悅服。援在任六年，表乞骸骨，帝乃以劉隆代之。援還後，百姓追思功德，立廟奉之。其後世代沿革，兵火相尋，廟宇殘毀，惟存故址。迨唐懿宗時，交州有南詔之役，帝命高駢將兵討平之。（事蹟詳在嶺南摭怪）駢恃唐兵勢，擅作威福，百姓往往苦之。後再巡遊境內，凡有天子氣者，皆用術符壓鎮，以斷其地脈。為龍肚神所挫辱，時人德神之靈，報應如響，皆欽仰慕。即於伏波故址構祠祀之。後來北商不知其故，認為伏波舊址，蓋有取也。今特表詳標本，以俟後世人之宏博也。」本文雖不註明作者，但比對內容之下與鄭峻葦所作大致相同，顯然是新訂較評《越甸幽靈集》一書時，自《越南神祠考正》一書抄錄時略微改動文字之作。

《越南神祠考正》係清初嘉禾鄭峻葦纂輯，成書確實年代不明，應在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端月前，因書前有該年月之序文，為鄭峻葦之友「寶安陳至」所作，年代與 Adriano di St. Thecla 神父在昇龍相仿。本書之後於阮朝嘉隆七年重鑄（1808），乃據河口正祠藏版。⁴²

高伯適，號敏軒，其所編撰《敏軒說類》⁴³，內有張國用撰之古蹟〈白馬祠〉一文，⁴⁴記「白馬祠在壽昌河口坊。唐高駢築大羅城，一日遊東門外，忽見雲霧晦冥中，有彩衣異人駕赤虬，執金簡，隨雲逍遙。駢驚異，欲壓之。夜夢神人曰：『我龍度之精，聞公築城，欲來相見，何以壓為？』。駢以為怪，乃埋金銅符以厭之。即夜，雷雨大作，金銅符皆碎為塵土矣。駢懼，因即其地立祠祀之，封為龍度神。李太祖徙都昇龍，因以都城隨築隨圯，令禱于神。忽見白馬從祠中出，遶城一周，隨地落痕，入祠而沒。依其迹築之，城遂不圯。祀為『昇龍鎮君城隍之神』。歷朝褒封為『廣利白馬最靈上等神』。

由此可知，白馬祠供奉龍度之精，即白馬大王又名廣利大王，因高駢築大羅城而出現，「夢神人自稱龍肚之精，地靈之長」。⁴⁵以後李太祖建都城於此再度出現，因其靈應，歷代皆受褒封，加晉美字。⁴⁶李朝時春首會盟，與銅鼓山神靈應昭感保佑大王，蘇瀝江神保國護靈定邦大王，並為盟主。⁴⁷以後歷朝祀典，都城左伴，白馬祠，次貴明祠，致祭由奉天府尹及東校訓導、壽昌縣尉判主之；都城右伴，靈郎祠，次高山祠，致祭之事由奉天少尹及西校訓導、廣德縣尉判主之；並稱為升龍四大望祀。

後黎裕宗（1705~1729）保泰（1720~1729）初年，安都王鄭桐當國，朝廷為釐正百神祀典，考閱于府堂，將歷代帝王別尊為「一等神」；其次「最靈上等神」，並褒三字；再次為「中等神」，褒封二字；最次「下等神」，褒封一字。⁴⁸

阮朝世祖嘉隆雖是起自南疆，亦不忘北城之「最靈上等神白馬大王」，加封「揚威 禦侮 保障」美字。據黎末阮初的學者范廷琥（1768-1839）在其《行南面對記》一書所記，「高山大王」、「靈郎大王」、「白馬大王」仍為每年春二月時之望祀。⁴⁹

⁴² 《越南神祠考正》又名《安南神祠考正》，題嘉禾鄭峻葦纂輯，保安陳至序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河內河口坊正祠嘉隆七年（1808）重印。此書扉頁題《龍肚最靈祠記》，正文題《安南神祠考正》，包括以下內容：其一為《白馬廟詔傳伏波祠考正》，論述河口坊白馬廟所供奉的是龍肚廣利大王，而非伏波將軍馬援；其二為《廣利大王靈應傳》，云據《越甸幽靈》一書，廣利王本龍度王氣君，高駢厭之而未成，敗而歸北，廣利王遂被敕封為孚應佑順王；其三為《廣利大王封號》和《白馬大王封號》；其四為《北城懷德府壽昌縣河口坊龍肚最靈上等神祠記》，內容為本神的靈應和歷代對本神所加封美字。今存印本二種，26頁，高26公分，寬16公分；俱藏於法國巴黎遠東學院 EFEO MF I. 504 (A. 46)，MF I. 576 (A. 707)。存抄本一種，32頁，高31公分，寬18公分，乃明命七年（1826）據印本重抄。

⁴³ 高伯適（號敏軒）編撰《敏軒說類》（*Mãn Hiên Thuyết Loại*）為隨筆集。內容由三部分組成：其一為十篇傳記，如〈鄭尚書遺事〉、〈方庵先生遺事〉等，傳主均為黎末阮初的歷史人物；其二為「古蹟」，共一百七十八則，乃是關於天姥山、海口廟等名勝古跡的記錄；其三為「人品」，對陳國峻、阮熾等四十六個歷史人物作記錄和描寫。原目編為2147號，《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五冊，云「古蹟」、「人品」部分乃出自張國用之手。

⁴⁴ 張國用，阮朝明命時歷任戶部侍郎、廣文按察使、刑部尚書，撰有《退食記聞》又名《公暇記聞》（*Công Hà Kí Văn*）筆記史料，計七卷，有三本題《公暇記聞》，有序、引、目錄。本書雜記越南歷史、地理、土地、制度、律例、文化、風俗、人物、租稅及相關奇聞。

⁴⁵ 鄭峻葦纂輯，《越南神祠考正》，〈北城懷德府壽昌縣河口坊龍度最靈上等神祠記〉。

⁴⁶ 據《白馬大王事蹟》一書，歷朝累封廣賴 佑正 威濟 孚感 宣雄 英略 廣運 昭應 靈聖 弘烈 明惠 莊肅 扶國 康民 沖化 玄功 莊穆 敦剛 安仁 光啟 顯威 耀德 普惠 宏休 彰福 英靈 剛正 助美 扶運 公明 神斷 獨智 白馬大王。廣賴原作廣利，後以避黎朝太祖黎利之諱而改。

⁴⁷ 同上，〈北城懷德府壽昌縣河口坊龍度最靈上等神祠記〉。

⁴⁸ 同上注引。按黎裕宗時訂定諸多條例，惟遍查《大越史紀全書》不載此事。

⁴⁹ 范廷琥，《行南面對記》（*Hành Nam Diện Đối Kí*），或題作《行在面對記》為范廷琥之文集，今存

據明命三年（1822），懷德府壽昌縣新立新開村神祠碑記所載，⁵⁰新開村始立神祠于此，「奉白馬大王上等最靈神正位，左右蘇瀝古神、鐵林古神二位配享」，此亭位今之河內 Hàng Vải，至今新開亭仍在。由此可見龍度之神白馬大王與蘇瀝江神並非同一尊神祇。據越南學者 Hà Văn Tấn 考據，城隍有三，蘇瀝（Tô Lịch）、白馬大王與藤州（Đàng Châu）土神。⁵¹然按《越甸幽靈集錄》稱黎臥朝以藤州為太平府，封土神為「開天城隍大王」，陳英宗興隆廿一年（1303）加封鎮國二字，稱「開天鎮國大王」，地在藤州，並非昇龍之城隍。

四、越南民間信仰的亭中諸神

許多人容易以外觀形式的類似而誤以為越南人全面接收來自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其實，除了以「官祀」形態存在的文廟、寺、觀之外，只有少數人民是其中的一種宗教真正的信徒，大部分的越南人是依循其傳統，信仰自然萬物有靈（animalism）。⁵²官方許可的「官祀」包括神農、社稷、孔子、「會盟」之銅鼓山神、高山大王、靈郎大王、白馬大王、傘圓山神、二徵女王等皆屬之；其次為各地方有朝廷「敕封」之保護神；再者為在各自家庭內之祖先祭祀、灶王爺等；這些祭典都是在固定時日舉行。另一方面，民間信仰的還包括各式各樣神祇、亡魂死靈、鬼雄精怪，如柳杏公主（Liêu Hạnh）及其無數之隨從亡魂「諸位」（Chư vị），歷代名將李常傑、陳興道等。⁵³

「官祀」神農、社稷之處稱壇（đàn）。祭孔之廟稱文廟（Văn miếu），在地方稱文址（Văn chỉ），村社稱祠址（Tư chỉ）。規模較為大的神廟稱殿（điện）或府（phủ），一般稱廟（miếu）。村社或街坊的信仰中心是亭（đình）。而寺（chùa）庵（am）為佛教僧尼清修之處，一般人民也前往崇拜。至於官方例禁之巫（婆童 Bà đồng）覡（翁童 Ông đồng），⁵⁴雖無法參與正式祭典儀式，卻一直是民間信仰中實際存在的媒介，他們通常是在私人的小廟（điện）或靖（tĩnh）之中為民執事。⁵⁵

學者阮文寬發現，村社的亭有一種獨特的現象，亭表面上且正式的祭祀是「合法」的神祇，但在神位背地裡的夾縫（hẻm）卻存在「淫祀」，亦即奉祀一些不被官方許可的鬼靈精怪，其種類繁多例如：小偷、嬰孩、淫神、無頭神等。⁵⁶歷史學者何文進也指出，越南村社亭中所祭拜之神經常是虛構的人物或歷史。⁵⁷人類學者 Roszko 最近的研究也指出村社居民如何杜撰歷史以取得官方許可，以保有並提昇既有崇拜對象的神聖性。⁵⁸

如前所說，亭（đình）、廟（miếu）與殿（điện）是越南民間信仰的代表，亭所奉祀的神祇更是村社的主要保護神。根據調查，河內地區的百座街坊的亭所奉祀的神祇，大致可以

抄本二種，272 頁本高 30 公分，寬 20 公分；226 頁本高 28 公分，寬 16 公分，現存 Paris EFEO MF I. 495 (A. 1313)。頁 109-112。

⁵⁰ 《河城靈蹟古錄》，〈懷德府壽昌縣新立新開村神祠碑記〉，頁 41-43。

⁵¹ Hà Văn Tấn, Nguyễn Văn Kỵ. *Đình Việt Nam: Community Halls* (T.P. Hồ Chí Minh: Ho Chi Minh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p. 101.

⁵² Léopold Cadière, *Pratiques et croyances religieuses des Vietnamiens*, (Saigon: SEI. 1958, rep. EFEO., 1992), tome1, pp.25-32.

⁵³ Nguyễn Văn Khoan, “*Essai sur le Đình et le culte du genie tutelaire des villages au Tonkin*”, 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tudes Extrême-Orient*, 1930, vol.30, pp.107-139.

⁵⁴ 許慎，《說文解字》：「能齋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越南民間以 bà đồng 居多，ông đồng 較少，其功能如薩滿（Shaman）、靈媒。

⁵⁵ Nguyễn Văn Khoan, op.cit., p.111.

⁵⁶ Nguyễn Văn Khoan, op.cit., pp.134-137.

⁵⁷ Hà Văn Tấn, op.cit., p.101.

⁵⁸ Edyta Roszko, “*Struggle over Memory and Legitimacy on Lý Sơn Island*” which was presented at CAPAS (Taipei) - CSEAS (Kyot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itime Link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 Center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27-28 October 2009.

分為四類：⁵⁹

一、神話傳說之神：1、傘圓神 (Thần Tản Viên) 2、鎮雨神 (Thần Trấn Vũ) 3、株童子 (Chữ Đông Tử) 4、先容 (天香公主) (Tiên Dung) 5、李太尉 (Lý Thái Úy) 6、白馬大王 7、靈郎大王 8、寶華公主 (Bảo Hoa Công Chúa) 9、高山大王 10、貴明大王 11、都湖 (Đô Hồ) 12、國王天子 13、上土國宰 (諱李進) (Thượng Sĩ Quốc Tể, húy Lý Tấn) 14、吳貴龍 (Ngô Quý Long, có chỗ ghi Ngô Văn Long) 15、伯郎 (Bá Lang) 16、平天 (Bình Thiên) 17、大乾四位聖娘 (Đại Càn tứ vị Thánh Nương) 18、四楊侯與妻芳明公主 (Tứ Dương Hầu và vợ Phương Minh Công Chúa) 19、九天玄女 (Cửu Thiên Huyền Nữ) 20、柳杏公主 (Liễu Hạnh Công Chúa) 21、第二水星公主 (Đệ nhị Thủy Tinh Công chúa) 22、玄天黑帝 (Huyền Thiên Hắc Đế) 23、趙三貞 (Triệu Tam Trinh) 24、大乾國家南海四位尊神 (亦名大乾國家南海四位聖娘、四位紅娘) (Đại Càn Quốc gia Nam hải tứ vị Tôn Thần, cũng gọi Đại Càn Quốc gia Nam hải tứ vị Thánh Nương, tứ vị Hồng Nương) 25、陳榴 (Trần Lưu) 26、玉嬌夫人 (Ngọc Kiều Phu nhân) 27、水星聖母 (Thủy Tinh Thánh Mẫu) 28、白玉夫人 (Bạch Ngọc Phu nhân) 29、秀淵 (Tú Uyên) 30、陶奇與妻芳容 (Đào Kỳ và vợ Phương Dung) 31、玉華 (Ngọc Hoa) 32、朱娘 (Chu Nương) 33、明潔 (Minh Khiết) 34、寶中 (Bảo Trung) 35、意行 (Ý hạnh) 36、顯佑 (Hiển Hộ) 37、芳容 (Phương Dung)。

二、歷史人物神：1、倚欄 (Ỗ Lan) 太后 2、黎太祖高皇帝黎利 (Lê Lợi) 3、阮明空 (Nguyễn Minh Không) 4、關公 (Quan Công) 5、范子儀 (Phạm Tử Nghi) 6、陳真 (Trần Chân) 7、李常傑 (Lý Thường Kiệt) 8、宋溪 (諱阮度, 字稀) (Tống Khê, húy Nguyễn Độ, tự Hy) 9、康節先生 (諱朱文安) (Khang Tiết Tiên sinh, húy Chu Văn An) 10、馮興 (Phùng Hưng 即布蓋大王) 11、士王 (Sỹ Vương 即士燮) 12、紫衣大王 (阮中岸) (Tứ y Đại Vương, Nguyễn Trung Ngạn) 13、范巨量 (Phạm Cự Lượng) 14、趙越王 (字光復) (Triệu Việt Vương, tự Quang Phục) 15、後李南帝 (Hậu Lý Nam Đế) 16、稿娘公主 (Kiểu Nương Công chúa) 17、李昭皇 (Lý Chiêu Hoàng) 18、慈道行 (Từ Đạo Hạnh) 19、牧慎 (Mục Thận) 20、牙吉與妻月娥 (Nha Cát và vợ Nguyệt Nga) 21、武復夫婦 (Võ Phục Phu nhân)。

三、行業始祖：1、白積仙聖師 (Bạch Tích Tiên Thánh Sư) 2、眷厭酒緣 (Quyển Yếm Riệu Duyên) 3、陳爐 (Trần Lư) (油漆業) 4、軒皇 (Hiên Hoàng) 5、段才 (Đoàn Tài) (紅木雕刻業) 6、聖婆祝依公主 (Thánh Bà Chúc Y Công chúa) 7、范貴公 (字純正) 8、范貴公 (字德正) (Phạm Quý Công, tự Đức Chính) 9、阮貴公 (字士斌) (Nguyễn Quý Công, tự Sĩ Bân) 10、黎公行 (Lê Công Hành) 11、瓊花 (Quỳnh Hoa)。

四、起源不明之神：1、太尉葵國公 (Thái Úy Qùy Quốc Công) 2、鄭公大王與公府公主 (Trịnh công Đại vương và Công Phủ Công chúa) 3、大天王大王 (Đại Thiên Vương Đại Vương) 4、黎朝太監國公 (Lê triều Thái giám Quốc Công) 5、梅花公主 (Mai Hoa Công chúa) 6、高岳大王 (Cao Nhạc Đại vương) 7、吳郎 (Ngô Lang) 8、百花公主 (Bách Hoa Công chúa) 9、第三駙馬 (Đệ tam Phò mã) 10、牧氏 (Mục Thị) 11、雄威大王與明娥公主 (Hùng Uy Đại Vương và Minh Nga Công chúa) 12、翼寶中王 (Dực Bảo Trung Vương) 13、靈應顯烈 (Linh ứng Hiển Liệt) 14、仙跡成應大王 (Tiên Tích Thành ứng Đại Vương) 15、價牛雄團 (Giá Ngưu Hùng Đoàn) 16、價牛雄虎 (Giá Ngưu Hùng Hổ)。

其中，白馬大王為最多的亭所供奉，計有十五所，其次是靈郎大王，供奉之亭計有十所，第三位是高山大王，供奉的亭計有八所。可見河內地區百姓對白馬大王的崇敬。

白馬大王供奉地點分別在：

⁵⁹ Nguyễn Vinh Phúc, Nguyễn Duy Hinh, *Các Thành Hoàng, Tín ngưỡng Thăng Long-Hà Nội*,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Lao Động, 2009), pp.13-33.

同春亭 (83 Hàng Giấy) 鞋行街
白馬廟 (76 Hàng Buồm) 帆行街
新開亭 (44 Hàng Vải) 布行街
內廟亭 (30 Hàng Giấy) 鞋行街
人內亭 (33 Bát Đàn) 八壇街
大利亭 (50 Gia Ngự) 嘉御
桃行亭 (47 Hàng Đào) 桃行街
同樂亭 (28 Hàng Đào) 桃行街
鼓舞東亭 (85 Hàng Gai) 刺行街
古新亭 (166 Trần Quang Khải) 陳光凱街
南香亭 (75 Hàng Trống) 鼓行街
南漁亭 (48 Nam Ngư) 南漁街
福林亭 (2 Gầm Cầu) 橋下
人博亭 (17B Hàn Thuyên) 韓佺街
上甲筏亭 (96 Nguyễn Hữu Huân) 阮有熏街

白馬大王並不是河內一地專屬的城隍，在南定省美祿縣高臺總鄧舍社、美祿縣東墨總輔隆社、膠水縣河葛總各社、務本縣富老總壽長村、海後縣寧美總瓊芳里、乂安省興元府海都總三村、寧平省嘉慶縣揚武總東會社、安慶府安慶縣同富總同仁社、河南省里仁府金榜縣金榜總鄧舍社、興安省安美縣道溪社朱舍村、建安省安陽縣務農總務農社等六省之地皆有分佈，可見崇祀之廣。⁶⁰

五、結語

自古以來，河內的保護神眾多，蘇瀝江神可能是最早在唐代出現的城隍。白馬大王乃龍度神，並非蘇瀝江神，最遲是在李朝出現的城隍。馬援被崇祀的年代並不清楚，很可能早在東漢馬援班師離去之時已經受到當地人民崇祀，也可能較晚，但「東漢國王天子」的稱號無疑是在較晚時期所加。至於白馬大王與馬援被混合崇祀是一段時期間只有在以華人聚居的帆行街 76 號白馬殿才有的狀況，其他以白馬大王為保護神的亭並不出現這種狀況。而在越南獨立之前，崇祀馬援的亭中存在二徵女王的混合崇祀，馬援為主神，二徵女王為附祀之神。二徵女王追求民族獨立的「神性」被提高之後，對馬援的崇祀就日益減少，甚至於被官方清除。

越南的民間信仰內容極為多樣複雜，除了官方賦予道德教化性、強化民族感情之外，民間信仰表現出豐富的感情寄託，對於征服者懷德畏威，對於被征服者也感恩惕厲，前者表現在對馬援、士燮、高駢等人的崇敬，後者表現在對占城國王、占族王妃的祭祀。不僅如此，越南人民也接收占人、高棉人的信仰，其民間信仰的多元性值得進一步探究。

⁶⁰ 《南定省美祿縣高臺總各社神敕》、《南定省春長府膠水縣河葛總各社神敕》、《南定省海後縣寧美總瓊芳里安禮邑神蹟》、《南定省美祿縣東墨總各社神蹟》、《南定省務本縣富老總各社村神蹟》、《乂安省興元府海都總各村神敕》、《寧平省嘉慶縣各社神敕》、《寧平省安慶府安慶縣同富總各社村神敕》、《河南省里仁府金榜縣金榜總各社神蹟》、《興安省安美縣莊總各社村神蹟》、《建安省安陽縣各總瓊瓊雙梅午陽務農神蹟》。